

教育研究集刊

第六十二輯第三期 2016年9月 頁105-110

## 書評：黃俊傑著《大學之理念：傳統 與現代》

### Book Review: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 Review of Chun-Chieh Huang's *The Idea of University: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但昭偉



臺灣高等教育在這20年來的發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在數量上，或在品質上（大學的教學水準、研究風氣及成果、服務的層面），臺灣高等教育的成就都超出以前很多。當然，這種肯定也並沒有讓我們忽視臺灣高等教育在當下所面臨的挑戰與危機。在此隨手就可指出幾點：第一，臺灣的高等教育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從菁英教育轉而變成普及的平民教育，不管是誰，只要繳得出學費，都有機會上大學，大學以上的文憑變成是一件唾手可得的東西。第二，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自由主義就是當道的主流思維，影響所及，大學就愈趨於商品化及商業化，大學原來被設定的功能逐漸被簡化（或窄化）為國家發展其經濟及個人求得其財富的工具，人際之間的連結也逐漸地以個人的權益為軸心，大學應有的悠閒已不再有，大學教育的內在價值再也不是大學的主要價值所在。第三，隨著臺灣高等教育的商品化位居全球的羅網之中，重自然科技及應用學科的趨勢日

---

但昭偉，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jauwei@utapei.edu.tw](mailto:jauwei@utapei.edu.tw)

益明顯，人文學科日漸式微，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的整體發展。第四，在全球化的風潮下，位處邊陲地區的臺灣高等教育，在知識及視野上有自我殖民的傾向，用中文寫的著作及本土性議題不被重視，也不成為主流，臺灣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頂尖的大學，成為國際知識生產體系中的一環，服務對象也以西方強權或國際性大企業為主，可憐了繳稅的臺灣大眾。

黃俊傑教授所著《大學之理念：傳統與現代》一書，基本上是對臺灣高等教育所面臨挑戰及危機的一個回應。這一點可以從書中的〈自序〉略窺一二。在〈自序〉中，黃教授交代世界各國大學在當下所面臨的挑戰。在面臨挑戰的過程中，臺灣的大學所呈顯的窘狀及回應策略，他援引了蔡元培及梅貽琦先生的大學理念，感嘆「資本主義的幽靈正在世界大學校園遊蕩……，隨時準備攪起大學的靈魂」。對他而言，這本書（及其所源出的通識課程）是一種「曠野中的吶喊」，希望在時代的潮流中，「回歸大學精神的原鄉」。

很不客氣地說，臺灣社會當中對高等教育關心的人雖然很多，即使人面不廣的我，也常碰到前輩或同道高談闊論地針砭大學教育，說來都有道哩，憂心忡忡之情也常溢於言表。但像黃教授發憤成一家之言的人卻不多。有關「大學理念」的系統性專書，孤陋寡聞如我的記憶中，僅有金耀基先生的《大學的理念》，其他學者當然也有與高等教育相關的專書（如戴曉霞教授的《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市場化》等），但對大學的著墨並不全面。相較之下，西方學者花時間去反思「大學」的專書就很多，幾乎有如過江之鯽。我並不是說，反省高等教育或大學的單篇論文比較沒有價值，我毋寧是認為：由於大學所牽涉到的議題非常的多，每一議題與其他議題也經常環環相扣，單篇論文實在無法一窺當下大學發展的全貌，在這一方面，我們須仰賴專書。基於另一個現實的理由，我們需要有專書（很多很多的專書）系統性地討論大學的問題。大學耗費了社會及國家很龐大的資源，相對地，也對社會、國家、乃至人類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單就大學耗費社會及國家很多資源這一點而言，我們就應來檢討：這些錢花得值不值得？這些錢的分配所依循的原則是站得住腳的嗎？國家把錢花在私立大學上是對的嗎？這一連串的問題都需有系統性的處理。若就大學教育可能影響社會、國家及人類發展而言，我們更應長期而廣泛地關注大學的功能、定位及運作的現狀，而這種關注絕不能流於片段、破碎、即興和輕薄短淺。

臺灣社會（乃至中國大陸）應更有系統地檢視「大學」這種機構的另一個理由是：現代大學不是中華文化的產物，它是一個舶來品。大學的本質為何？大學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機構？大學的作用究竟為何？大學的組織結構應該以什麼型態出現？大學與社會中的政治或經濟活動應有何種的關係？大學中的師生關係為何？這一連串的問題都不是我們能輕鬆回答的。這就好像臺灣當下採行了憲政民主，但由於憲政民主是一個西方的產物，我們運作起來實在稱不上是得心應手。我們約略掌握了「民主」和「憲政」的理念，但對它們的本質、可以展現的形式及如何在華人文化中體顯其精神等問題，就需要不斷地思索及依反思的心得來做嘗試性的實踐。同理，在大學不是本土產物的認知下，我們就應有系統性地思考與大學相關的基本議題，以求「大學」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能深根、開花及結果。

黃教授這部專書，在上述三點需有專書來探討大學這機構的說明之下，就格外顯得有意義，也有特別的價值。我個人希望類似的專書，能夠突破當下不看重專書出版的氛圍下，在未來也能不斷地出現。

這本書一共有十四講，這十四講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導論」；第二部分「傳統與現代篇」；第三部分「實踐篇」；第四部分「展望篇」。黃教授是歷史學家，所以本書也有濃厚的歷史元素。他不斷地從歷史的角度宣陳大學（西方及臺灣的大學）在過去發展的重要階段，比如說，他在第三及第四講專門交代大學的發展。他很生動地告訴我們（頁13-14），大學起初像是「鄉村」，後來逐漸發展成了「城鎮」，又進一步成了「都市」，在二十一世紀，大學是全球化時代中的「國際大都會」。除此之外，黃教授也像社會學家一樣，努力地勾勒大學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因素，他並剖析二十一世紀全球政經發展的局勢及這種發展可能或實際上對大學的影響（這在第二講中特別清楚）。黃教授的歷史學背景和他的博學多聞，使得他能從歷史的高度來掌握大學過去的發展及未來可能的挑戰。除了他學者的本色之外，黃教授還是一個具有知識份子良心的教育實踐工作者。他想要在這滔滔濁世當中，為大學保持其清純的面貌。在這一點可以提的有幾點：第一，他花了兩講（第五與第六講）申述大學的本質是「知識社群」。在如此的知識社群中，真正重要的是「真理的追求」，是「知識的創造」；為了顯現這兩者，大學於是需要學術的自由與學術的獨立。換句話說，大學最重要的就是

在保存其獨立性、自主性及本體性。當然，黃教授並沒有忽略大學中的「人」，他尤其關心中學中的學生，他看重大學中的「通識教育」與「生命教育」，苦口婆心地叮嚀大學教師：「對師長、對學校、對學生，特別是對學生，教師都要懷有感恩的心情。因為這些學生在他們18到22歲的青春歲月、在他們生命花開的季節走入了我們的教室，我們必須竭盡一切努力送給他們一雙手工縫製的精神皮鞋，使他們在大學畢業以後能夠穿著走過未來生命道路上的荊棘與苦痛，這才是教育工作者最深刻的意義之所在」（頁262）。在這麼短短的書評中，我花了相對多的文字引述黃教授的這段文字，實在是因為他這段話是這濁世中的清流。

由於黃教授的理想性格及對大學精神的掌握，他對凡是可能扭曲大學精神的各種勢力都懷有高度的戒慎恐懼。他擔心大學受到政治、經濟及全球化資本主義力量的干擾，使得大學成為資本主義的研發工廠、職業訓練所、資產階級的生產工廠或國家的工具。他的這種戒慎恐懼及對大學理念的執著，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花了四個講次來論述「大學」與「政治」及「經濟」的關係，也可以說明他為什麼特別著重在大學中的通識教育必須與生命教育相融合，在這個問題上他花了兩個講次。

黃教授雖然有很強烈的理想主義的色彩，但他的現實感也不弱，他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在各種不盡如人意的現實角力中，來落實大學應有的精神。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對大學的理念與實踐有辯證關係的說明中（頁7-11）略窺一二。如此的現實感也讓他去主張，在大學「做為自主的知識社群」及「須依賴政治力、經濟力、社會力的挹注」之間，大學應致力於「保持一種創造性的動態平衡關係」（頁107-108，122）。

在如何以務實態度來面對大學所面臨的危機及挑戰上，黃教授並沒有從大的國家政策來著眼。大概由於本書起源於對大學生的講話，他選擇了從大學及大學教育工作者本身能掌握的地方來著手。在第十二及第十三講，他主張在大學中要融合通識教育與生命教育，這種融合的實踐可以因應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幾個大問題，但需要大學教授從自我轉化與教學改變做起。當然，黃教授也沒有忘記去提醒學生，他在本書最後一講（第十四講）告訴我們，改變這世界的責任也落在學生身上，他們可以透過自我的轉化來改變世界。他勉勵學生要相信人的可完美性（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要隨時保持探索學習的心，要培養服務利他

之心，他最後也從佛家及儒家的角度來論證為什麼「自我的轉化」可以啟動「世界的轉化」。

以上我大致勾勒了本書的要點及其重要性，接著我提出一些我認為這本書可以再商榷的地方。

由於本書本源於臺大的一門通識課，其對象是大學部的學生，所以在有些講次當中的焦點議題都無法深入。如在第四講次中，黃教授交代「大學的發展軌跡、方向及其問題」，其中第三、四、五小節對西方大學發展軌跡之交代有失之過簡（甚至偏狹）的可能。另如在第六講，文中處理了支持通識教育與反對通識教育的論證（頁135-137），可能讓人有蜻蜓點水、不夠深入之感。在第八講「大學經濟資源的分配」一小節中，黃教授也僅花了兩頁（頁174-175）處理了三個大學資源分配的理論（平等主義原則、民主原則、卓越原則），也令人有簡略之感。其他類似重要議題的處理，也常常讓人感覺不夠深入。當然，這大概是因為這本書有導論的性質，無法有足夠的篇幅來讓作者做深入的論述。

此外，在某些講次中，黃教授對焦點議題的選擇也可能不是完全周到。如在第七講「大學作為政治組織」的焦點議題之一是大學校長遴選的問題，也還花了一些篇幅（頁153-156）。「大學作為政治組織」這個議題可以討論的問題其實很多，黃教授選擇「校長遴選」來做討論焦點當然有其道理。但我一則懷疑學生是不是很關心這問題，再則我也認為「大學內的系（所）、院、校三層組織之間的關係」也是重要議題（在臺灣的大學中，系所是核心，但其保守性及本位主義色彩卻很重，可能阻礙大學的變革），但黃教授的著墨卻很少。

再者，也因為這本書是臺大上課講義發展而成，讀者不難發現黃教授多以臺大的發展情形做為解說論述的實例。黃教授這麼做，當然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為黃教授是臺大人，取材方便，也可透過對臺大的說明，陶塑學生對臺大的認同感，這於情於理都無可厚非。但由於臺灣高等教育的異質性頗高，各大學之間也有不同的發展背景，假如要對臺灣的大學做比較周全的說明，黃教授的實例取材的範圍或可稍微擴大一些。

最後一點瑕疵，出現在第四講的頁91處，文中指出「研究型的大學在十九世紀的發展是以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的教育理念為中心。洪堡德被稱為『比較語言學之父』，他主張……。」在這裡的洪堡德應該不是

Alexander von Humboldt，而是他的哥哥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才對。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個自然學家（還有個多彩多姿的人生），不是語言學家，創辦柏林大學的是Wilhelm von Humboldt。

我以上指出可能值得商榷之處當然不能掩蓋這本書的意義及價值。黃俊傑教授學富五車，關心臺灣及人類發展，一片苦心，不難從本書看出。

DOI: 10.3966/102887082016096203004